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孝宗時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特遣中使賜臣御書漢崔寔政論既表出其要申之以大哉之王言曰寔之說切中今世士大夫之病有會於朕心因書此為賜且見朕修政捄弊不敢怠忽之意卿亦宜廣朕意以

風勵卿士大夫臣下拜伏讀感慨奮厲深惟陛下之心以公生明故於人之情偽無不見以古鑑今故於時之蠹弊無不革翰墨游戲之間日月其照而風霜其嚴也顧臣愚闇淺軟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臣之皇皇緦緦有感於寔之說歲月久矣意者陛下亦憫臣之孤忠迹臣之素履而憂臣日墮於掎奪擯棄之間故隆此異恩委曲訓導使之兩目開明一心安舒迄能有所建立以報不凡之遇乎寔不幸生於桓靈之季徒能託之空言千

歲之後乃有取於英睿之主寔固幸矣而臣親逢於今日其為幸又何止相十百相千萬也雖然寔之憂謂寡不敵衆猶能困稷契之復存如臣么微方漂流出没於驚風怒浪中其欲自勉自策以一力而障百川臣之愚亦自知其必不可也葢嘗究觀寔之論乃歸之以人主師五帝式三王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伏惟陛下之全德著焉又曰選稷契為佐伊周為輔不然則多為累而已臣久妨賢路亦惟陛下旁求而更圖之不勝大願

允文又奏論唐太宗徳仁功利之說曰臣八月戊申吏部侍郎王之竒太子詹事陳良翰權禮部侍郎周必大請政事堂以所被賜宸翰示臣臣既得仰觀陛下有取於唐之太宗與其臣魏徵徳仁功利之説黙而深思竊有感焉後八日丙辰奏事後殿陛下不以臣愚宣諭以宸翰賜臣之竒等之意且曲埀清問臣嘗冒昧言唐太宗起兵太原攘群盜取孤隋不數年閒自匹夫而為天子無寸土而有天下大功雖成而慚徳為多既即位十

有六年矣迺以身所躬行四者之優劣而問徵是太宗於平生心所不足者慭焉而有慊也臣竊妄論陛下承累聖之丕基應重光之休運中原之土地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致維新之命中原之生靈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啟來歸之心且今日創業守文中興之責陛下實兼之視太宗起太原時用一切之術不可同年而語矣陛下自即大位今十年汲汲皇皇於德仁功利四者之說非不屢且至也要在兼修而並用持

之以久乃見效爾蓋美成在久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聖賢不易之言也然德仁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不可不察陛下欣然既嘉納之後四日庚申特命中使以之奇等奏牘宣示臣臣深惟陛下聖意豈亦有取於臣前日之奏而欲畢其說乎臣之奏曰德仁之責在己者謂非人君之躬行不可也然邪正有機作輟有時內外有間又非得弼亮彌縫之臣如魏徵十漸之諫則太宗安得為唐之明君也臣之奏又曰功利之責

在人謂非人臣身任之不可也然人有知愚事有難易用有疑信又非得聰明英睿之君如太宗御臣之方則房杜英衛安得為有唐之名臣也天下之事一日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偽一政令之發曾未見於端緒而群議論者已紛然四起凡所以為德仁之害功利之賊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譬人之身主本自固不幸而有疾病必訪之良醫醫者察脉視色得其病之原酌以虛實之宜按古方書而用藥焉適問疾者滿前共議其方

書某人指某藥曰此甚熱也法當去之某人又指某藥曰此甚寒也法當去之死生利害之説雜陳主病者或不之察而兩從之遂失古方書用藥之意病者服之而精神日以損筋力日以憊鄉之議藥者又皆歸咎於醫者之庸而更擇焉醫之可擇者有限而藥之雜議者無窮主病者又終不能有所明辨而欲求病者之安全豈至理也哉雖然德仁者國之大本也功利者本立而末必舉之效也非明良相逢聖賢相合心膽相照治亂安

危相一又安能去其害與賊辨其本與末以收吾德仁
功利之效也今陛下親御翰墨歎功利之未成企德仁
之高致慨然有取於異代之臣將以其言為龜鑑此則
宰臣非才之罪也臣嘗觀魏武侯與群臣論事群臣不
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絕聖
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殆
矣之歎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
退而憂之景德間真宗皇帝與陳堯叟更論前代求治

之君嘗舉其事以為戒臣願陛下致察於此而儲思焉雖然進退百官亦宰相之責也相非其人一身孤立不足以自保有如臣者何敢去取人材求盡得英傑不羣者為陛下用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論相臣願陛下改圖而更命之必旁求非常之人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不使議論負荷者岐而為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相扼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君宰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俱聚精會神

於德仁功利之用次第而施行之萬事將無不理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意之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臣久衰之年已病之身心知其不可久於位勤勤懇懇覬陛下蚤擇真才付以相事蓋屢矣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臣乞骸之章繼此而上臣非為一已進退之私也𦋺𦋺之忠誠為宗社大計惟陛下留神於臣之說天下幸甚

孝宗名陳良翰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出手書唐太宗與

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一介微賤比蒙賜對輙陳州郡之利害因及治具之未舉聖度如天優容狂瞽不加誅斥幸已厚甚今月旦日又蒙親灑宸翰詢以治道

之具有可裨助政體者今條具以聞臣拜手驚懼莫知稱塞陛下虛懷訪納如是其切雖帝舜之好問蔑以加矣臣學術荒疎智識卑陋豈能周知當世之務清問下逮實非常之榮千載之遇儻不竭其愚衷是欺天也惟陛下不以為迂闊少賜省覽臣恭惟陛下聰明神武稟於天縱痛八陵之曠祀傷二宗之不返悵神州之陸沉念遺黎之塗炭朝夕之所圖回中外之所共知者恢復之計也縉紳之士明目高談揮毫抗疏有為恢復之說

者陛下不吝爵賞以褒寵之介胄之士鳴劒抵掌願賈餘勇有為恢復之説者陛下亦未嘗不以爵賞褒寵之既詰其策往往未有一定之論試責以事則往往未見其實也陛下即位以来孳孳求治非不焦勞十年于兹治效之未成者竊恐職此之由乎臣聞治道不在多言昔人固有是論矣臣亦不敢飾可喜之説枚數細故以瀆天鑒其大要在乎有一定之論而務實所謂務實者一曰益進德以承天心二曰寛民力以固邦本三曰遵

祖宗之法以修政令四曰搜英傑之材以備任使五曰勿厭盡忠之言六曰勿惑難信之謀七曰謹其所可保八曰俟其所可為凡此八事誠若迂濶而不足喜推而行之莫非今日之急務陛下聖學緝熙神心昭曠固已默識之伏願深信而不疑更與大臣講求一定之論力行而不怠天時未至可以享安強之福機會之來必不若往時之失措恢復之功其可成矣小臣管見如此昧死以陳惟陛下留神幸甚

師愈又奏曰臣聞天以陰陽而行四時地以柔剛而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蓋仁義者天下之表致治之樞要也堯舜由之而為盛帝禹湯躬行之而為顯王自周之衰此道不明雖五霸假之足以雄諸侯已不足觀也逮至戰國權謀功利之説愈熾孟軻氏慨然以回狂瀾為已任深明仁義之道歴説列國之君其理坦然易行列國之君罔克知之卒不復見唐虞三代之治吁可惜哉猗歟唐太宗之為君乎貞觀之初因閲武庫甲

仗乃謂房元齡曰煬帝豈無甲兵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群下怨叛故宜識此心太宗知仁義之可仗固已久矣其後與魏徵論治得失徵乃約之以仁義蓋秉太宗之明而啟迪之故其言為易合當時封倫雖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為對宜乎太宗力排而固御之也及觀其與侍臣語以謂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又謂斯須懈惰去之已遠終則有飲食資身之喻自非深知仁義之有益於治道者孰能語此惟其深知之故能力行之數年

之後海内乂安屢致豐登斗米三四錢則陰陽和矣無復盜賊幾致刑措則風俗醇矣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旅糧不齎取給於道則民物富庶矣突厥酋長帶刀入衛高麗諸國遣子入學則遠夷賓服矣太宗親見其盛自謂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誠非浮誇以欺天下後世也噫三代以來以仁義致治者其唯唐之太宗乎自孟軻氏歿以仁義告其君者其唯唐之魏徵乎神聖之君誠能遠慕太宗是亦太宗而已矣盡忠之

臣誠能以魏徵為法是亦魏徵而已矣可不勉之哉

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敝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官食其禄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敝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内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

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名其人赴行在明日除其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歳或半歳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

敢退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内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駮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為了官事以獻納論思

為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
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
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
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
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
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
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

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為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為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内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宜首

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為賢為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為愚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為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為愚不肖而為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

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

為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偉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

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

酤榷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咈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罪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

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
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傅說而高宗不獨
聖矣臣嘗聞漢史賛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
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
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盖上皇
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髪之功
敵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
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

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姦

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
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
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
竄殛姦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
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
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檢舉故事先正首惡之罪
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
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求今日之弊非至誠任賢納諫大

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弊寧有不革者耶弊事既去内治既脩則外患有不足憂祖宗之境土指日而復矣

十朋除知湖州上奏曰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逺是言非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逺而

易忘臣昨蒙恩出師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置二大帥臣爾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皁隸動搖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

愷悌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
夔門每見蜀之士大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虛額蓋
是積年拖欠催科不行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
昔之監司好聚斂者取諸州積年酒税諸色無名科斂
之數以一年最多者立為定額其後酒税諸色之數不
登而有名無實之額常存為揔司者以有名無實之數
督漕司而不得其實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
州郡迫於揔漕之威而無錢以輸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

之後之郡守到官欲催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
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者如卭彭諸州困之尤甚朝廷
知其弊亦嘗有旨減放總漕之臣不能奉行徳意而催
科如故州縣不堪凋瘵日甚今之為宣制二帥及總領
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
御札俾條陳虛額之弊而速降詔罷之庶使逺方之民
復有生意臣至夔州而馬適行水大為夔峽諸路之害
其端起於吴璘小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欺罔朝

廷以求官職臣嘗兩奉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葢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夔峽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今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沿江州縣治廐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願速降聖旨令復行舊路罷提舉馬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廐舟船不必修治乃見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頼蜀以

為重昔三國之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
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正是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
資今傳聞敵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意蜀天險也
非敵可得而窺正恐民心或離釁由内起為可憂爾撫
綏固結在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蔡戡對策曰臣聞有為之君汲汲而求治敢言之臣拳
拳而納忠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古之
人臣有納忠之志必有納忠之誠慕其名無其實雖政

令百變何益於治有其言無其誠雖奏牘萬紙何有於忠君而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志同道合此堯舜所以為盛帝稷契所以為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為之資居得致之位臨御之初勵精求治名用耆舊斥去宦官出宮人節浮費凡此數事聳動觀聽海隅蒼生相與議而言曰明天子出矣中興太平日月可冀數年于今治效未著無以大慰天下顒治之望亦有繇矣臣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蓋欲求讜

言直論上裨日月之光豈惟應故事而已臣竊謂飾固陋之說獻佞諛之辭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下之所樂聞也臣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慕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舉當今八者之弊俯詢草茅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者必有致治之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效寂然無聞故臣得以妄議陛下求

治之實有所未至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為治之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答聖策所問陛下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致周漢不足為八者之弊可以類舉矣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故漢董仲舒以此告

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蕡亦以此告文宗曰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盖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貨利或以聲色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君心一不正則乘間而入故心志耗亂耳目壅蔽是非溷殽黑白紛錯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身大足以壊天下惟人君者當宅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

勿動吾不好馳逐則孟賁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諂諛雖宏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殉貨利也桑羊孔僅不能亂其志不邇聲色也鄭聲越女不能動其心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言而為天下法所動無非正動而為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人化之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常淡然無欲不使嗜慾形見於外則姦佞無所自

入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大哉聖人之言誠萬世子孫之謨訓也又聞仁宗皇帝嘗有言曰朕於聲伎之間未嘗留意常於禁中閲奏之暇恬然默坐不以外物動心也大哉聖人之德誠萬世子孫之標準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然愛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為對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兹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

庭子大夫裒然待問必有崇謀遠慮副朕詳延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短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策之於庭者豈以其言為真足聽歟且廟堂之上至于百執事之臣有大臣以陳善閉邪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繆有諫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内又有輪對之制在外間有名對之命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内外之臣默默而無所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何八

者之粹如聖策所問者尚勞宵旰之憂乎蓋人君其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巍然而在上臣眇然而在下溫顏以接之軟言以慰之猶且畏而不言又況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奮不顧身者孰肯抗天觸神忤雷霆哉不言固然也縱有所言非捜摘微纇則指陳細務天下有大粹人君有過舉嬰逆鱗者誰歟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聽聽而未必行孰謂草茅之言為真足聽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在昔帝王

多以尊極自高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搉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太宗為法先正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之人樂告以善崇論遠慮日陳於前矣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堯之所以傳舜舜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

已當時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其正心於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汲黯面數之曰陛下内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舉蓋堯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堯舜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前聖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聖策曰今朕夙興昃食兢兢

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氷未知攸濟此
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畀付之重也
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
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五事以為儆戒
其大要則曰戒喜怒防滿盈懼貴驕求中正斥諂佞守
信義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於祖
宗之傳雖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徳
下無廢事天下庶幾於治非正心之功疇克臻此臣願

陛下仰稽祖宗之道次守太上皇帝之訓先正其心以
治天下國家則可以增帝華光祖武不然求之於他無
益也聖策曰設舉薦之科下聘名之命而實材猶未出
此陛下委任羣臣而羣臣挾私之過也臣聞堂上遠於
百里君門遠於千里人君以一身處於九重之内聰明
智慮有所不周賢否並進忠佞雜遝豈一人所能盡知
況於外而州縣遠而山林非羣臣薦舉人君何自而知
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羣臣羣臣徇私情而負陛下所

薦之人皆有所挾或以權勢而薦或以賄賂而薦或以親舊而薦甚者身為大臣移書命而求薦其親屬侍從臺諫監司郡守更相薦其親屬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也陛下因其所薦而用之又無可否於其間薦舉之事收為私恩聘名之命及於不才寒畯之士何因而前如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間有漕臣任皐薦縣令向昱者仁宗謂輔臣曰昱之薦者才一人未可遽進又有帥臣陳升之薦衛尉寺丞邱

濬者仁宗曰濬雅無能稱唯以口舌動人今升之薦其
才無乃長薄否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先正其心以察
其薦者與其所薦之人其人賢耶則所薦之人可知矣
果賢焉用之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薦之人亦
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從而責之其間挾私以為黨
者罪之而不赦無信於一人之言無惑於左右之譽實
才庶幾可得也聖策曰塞僥倖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
道猶未行此陛下寵嬖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爵賞刑罰廢置予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疎遠近之間也陛下即位以來藩邸舊臣寵任太過初無竒才異識殊勲茂烈躐次而驟用之庸人腐夫何所知識怙勢矜寵招權納賄有所不免鮮廉寡耻之徒僥求躁進寀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四方之士奔走輻湊舉袂成雲揮汗成雨其勢炎炎炙手可熱陛下塞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

日多由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欲公道之行難矣昔真宗時藩邸之人頗怨留滯真宗曰此等茍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何以塞輿議蓋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時以王舉正為參知政事謂之曰卿恬於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諭之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祖為法先正其心以察羣臣勁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而浮躁者則屏之其間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

生殺之柄攬之一已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意無以名器假小人如此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猶未立臣聞臺諫者朝廷紀綱之地廣言路所以立紀綱言路既廣而紀綱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禁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耳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間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奏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併其人而去之是故委靡闒冗

之流碌碌以苟歲月日復一日浸以成風忠言至計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恢治具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之未立也昔仁宗時增置諫官四員以歐陽脩等為之所以遇之甚寵嘗曰自歐陽脩等為諫官皆言事亮直無所顧忌其第賜章服以寵之此祖宗賞諫者也英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少所建白英宗曰近歲諫官多不職如鼎臣未嘗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諫者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導之使

言言之必聽則言路漸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擇守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賢而民俗未裕者未之聞也方今郡守不翅百數縣令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乎在陛下馭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斂以獻羨餘者謂之善生財拷掠以督租賦者謂之能辦事吹毛之察人以為明刺骨之暴人以為健或飾廚傳待過客以要名譽或置苞苴賂權貴以求薦達如此等人朝廷

方且增秩改命以為之寵不可干以私者謂之僻律已以廉者謂之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又以為無能相師成風恬不為怪守令既無愛民之心斯民也有賦斂之不均有獄訟之不平閒有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躓之苦將何所赴訴乎陛下務寬恤以裕民俗守令如此無惑乎民俗之未裕也昔太宗親書歴子以賜守令曰惠愛臨民可書為勞績此太宗以惠民為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有牧宰貪殘自恣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

此仁宗以愛民為本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愛民之心行恤民之政則守令皆化而民俗裕矣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嚴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以謂刑以齊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風俗愈薄陛下嚴刑罰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士之仕也所以為貧使其稍廩稍優可以事父母育妻子自非性貪而好利者誰肯自陷於刑辟令也奪其圭田削其資給為吏者何以養廉吏責甚至俸入甚微有田可耕孰願

從仕貧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祿既不足以餬口則不
憚於受賂不幸者敗幸而可以逃戾又況化遠自近始
朝廷達官享祿千鍾或且受金有司不敢問刑責不能
加而欲嚴刑以禁州縣之小吏難矣昔仁宗時有議減
百官俸賜者仁宗曰朕所欲去乘輿服御宮掖奢侈奇
巧之費國家擇人以任職至於俸賜自有定例何用紛
紛裁減以駭中外乎又有議廢職田者仁宗曰執事之
吏祿薄不足以自養不肖者卒以賄敗朕甚愍焉其命

三司裒公田之數而均給之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馭吏歸其圭租復其資給使之有餘則人皆修飭矣如此而尚有贓墨之吏嚴刑以治之不為過也聖策曰錢穀之問非不勤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謂生財無術節財為先漢武好聚斂而海內虛耗陛下問錢穀而欲國有儲蓄不可得也人君之於天下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功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

天下令朝廷之間宮掖之內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可省者未盡省可罷者未盡罷陛下不此之務而與司會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之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先王不寶遠物身先以儉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貿易以佐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計直數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曰朕以為藏之內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寬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節用無名之費不急

之務日求而去之則國用足矣如此而尚有匱乏之憂

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以

謂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行於今今未可遽行不若

行力田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曰唐鄧汝等

州曠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寛為賦稅之期庶使民樂

於趨業此祖宗重農之意為當今之計兩淮荆湖之間

沃壤千里募民以耕之立爵以誘之假其種糧略其租

賦及其隙也敎以武事行之歲月可以獲利聖策曰改

幣以贍邦用或謂錢不如楮臣以謂楮幣今之權宜不可行之於久久不可行不若如蜀交子之制庶幾無僞造之弊矣仁宗時益州寇瑊欲禁民為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有無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為官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欺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為當今之計用蜀之制必治其欺僞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敢僞又以今之錢幣兼而用之申治人消毀之禁嚴邊鄙遺棄之制行之於久可以無弊聖策曰

豈為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弊難革歟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有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則弊日革無其要則弊日滋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求其實陛下知求治之實天下之事不勞而治何弊之有聖策曰內修政事宣王所以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隆漢攷之方冊其施行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聞堯舜之德冠絶百

王唐虞之治超越萬代豈二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
有志於堯舜二宣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
曰謹微接下仄身修行而已故詩人稱之宣帝之所以
隆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而已其他無取
焉史臣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觀之
宣帝無是也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賞罰為如何有
偽增户口者有妄指鶡雀者名實為如何甚者恭顯小
人職典樞機樞機果周密乎後世謂元帝優游不斷漢

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之衰兆於宣帝元帝之用恭顯以亂天下宣帝有以啓之也又況宣帝專以刑名繩下雖能起一時委靡之俗無仁恩以結之人心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漢業之衰兆於宣帝聖策曰子大夫通達古今明於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易俗富國强兵者悉陳毋隱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慮臣隱而不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而臣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猖狂之說惟陛下赦之臣謂移風易俗在陛下正心脩

身先天下為風俗天下之人視陛下為風俗陛下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矣至於富國強兵之術此戰國之君切切以咨其臣戰國之臣譊譊而告其君者也臣未之學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者人君保治之道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歸敵人之患未釋盜賊竊發饑饉洊臻生民

苟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於蠖濩之中燕間之際以為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能忘憂微臣當瀝血披肝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少蘇彫瘵之民不可恃以為安也且反覆變詐之虜其情未易測陛下謂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復雖可為旬月計為患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韓琦言曰元昊屢勝而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隆

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
背盟我則撫賜無倦彼有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策之
得也若夫今日之舉復讎之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
仁宗猶不忘於備敵況於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萬一
邊埸有警陛下所與運籌策者誰歟給餽餉者誰歟戰
勝攻取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未之聞焉如此而陛
下自以為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陛下自近
歲以來倦於萬機日以馳逐為樂臣始未之信及久容

輦下一日見武夫數輩躍騎而馳將命者傳呼駱驛於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也臣雖未之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則彼知所以自愛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於此昔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為害以謂五臟之繫絡甚微垂於胃腸之閒而顛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其言懇切極至夫士之愛其主也如此況臣之愛君乎雖然道路

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禍福之機固不應有此萬一有之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於陛下焉臣既辱大問不敢有隱終始以正心為陛下獻於其末也又及於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衆怒罪在不赦然區區之誠深慮在廷之士志於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復為陛下盡言者臣既言之退膏鈇鉞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

臣昧死臣謹對

哉又奏曰臣竊見後唐明宗時康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畧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摧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脩謂澄之言非止中一時之病凡為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深可畏者固所當畏不足懼者豈真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

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又烏為至論已而紬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惟恐政事之不修不患天人之不相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於治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越裳獻雉無補於亂而況祁寒暑雨小人寧免於怨咎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憸人則賢士藏匿而朝廷空崇尚末作則四民遷業而農務廢容悦者進則上下相徇而治道乖僥倖者多則廉耻道消而風俗壞偏聽左右則毀譽亂真而

賞罰僭差疎斥忠良則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有一于此皆足以名亂宜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後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闇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誦古人之言竊有所取敢為陛下獻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思默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臣不勝拳拳之誠

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臣聞國家之事成於和同而

敗於乖異蓋天下之勢譬猶人之一體一體之間一脉不和則足以致疾天下之間一物不和則足以害法昔武王伐紂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和與不和成敗所以分也臣竊觀國家大事無過於軍與民軍出死力以衛其民民勤租稅以奉其軍相視如一家相通如一體則何乖異之有今治民者務愛民而不恤兵治兵者務恤兵而不愛民州縣屯戍之處軍有陵其民而主帥庇護而不得治民有侵其軍而守

令滅裂而不為伸於是各為町畦互相睽阻平居則積
眦睚之怨有事則肆分悖之情昔高歡每號令軍士嘗
令丞相屬張華宣㫖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
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為陵之其語
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
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且高歡小醜固萬萬不足道
然其合和軍民皆中兵理所以霸也是故人之常情自
非忠於體國未有能合異而為同至於防微杜漸亦在

上之人所以處之有道爾臣伏願陛下開旁燭之明戒履霜之漸詔將帥宜思百姓供賦以養軍而毋曲庇其下詔郡守宜思軍士出力以捍民而毋專主其民遇軍民爭訟各務平心裁理軍有陵於民將帥不得占護不遣民有侵於軍守臣亦必依法根治應有斷過軍民詞訟事件並具申提刑司及御史臺各許糾察其不當者取旨施行庶幾消乖異之原致和平之福仰稱陛下愛養元元撫恤士卒之意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虚竭之人百疾俱見非醫如俞扁有湔胃浣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陛下神聖英武龍潛既久周知天下之故及其即位則舉茲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遑暇顧惟内外小大之臣不足以仰望清光之萬一是以再歲于茲大勲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

令在必行不當徒為文具大僚欲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為朋黨之私如是則内治不患其不脩外難不患其不弭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攄高文之宿憤躊躇四顧無不可為者已如其不然臣恐藥不當而病益深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神財察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

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為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

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宰

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説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彜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蠻夷酋長皆襲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

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為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方且博採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一人之說為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

說為否而罷之朝以其事為是而行之暮以其事為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群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摹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强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儔又奏曰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為人君者第修人事以應而已臣嘗觀兩漢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其多變也自東漢離而為三國又合而為晉又離而為南北又合而為隋唐又離而為五代十國其間天道之消長循環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久近之數若合符契是蓋有不偶然者矣如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恨皆可考而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適追先烈克集大勳混一之績蓋將傳之萬

世靖康阽危會事出非常建炎中興駐蹕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已踰一周矣周則必復況虧盈益謙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吳分符秦以亡天道昭然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期不在兹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怨寖久則易以忘外無釁則易以忽爰自講和日久人情狃以為常徒見使命之交馳聘問之狎至遂謂事體當然殊不知雠耻未復何可忘也徒見歲捐金幣以填溪壑

遂謂此為久安之策殊不知狼子野心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善之善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懼夫外無釁則必怠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大夫苟且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蓋缺然矣若胡運將終不知其何以受之昔石虎死子孫爭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

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蓋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惜於斯焉臣願陛下激勵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實倉庫稽公論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勿以怨寢久而或怠勿以外無釁而遂忽務盡其在己者而俟其在天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內修政事施設

注措所以默契乎天心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
也天時既至然後奉辭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致者是皆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天下其孰能禦之機
不可失時無再來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儔又乞申勑百司勤職守毋事奔競狀曰臣聞天下之
事人君執其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
者任其勞此不易之分自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
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人君何為哉萬

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掌而已昔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至百工器械咸精其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日雖諸衛將帥皆日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蓋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幾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蓋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怠惰之心以法令為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

晩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省
閱吏姦有所不暇檢柅職業廢弛期會稽違蓋其念慮
所存不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之門為身謀而
已久而不革國將何賴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輦轂之下百司
庶府曾不能終食之間安坐官曹以了官事而望其能
公爾忘私知無不為抑已難矣謹按政和彈奏格應省
臺寺監各安常守赴公營職無或瘝曠如有隳廢者彈

劾以聞昔羲和叛官離次胤侯以之往征魏人在位素餐伐檀以之爲刺今臣職在吏察敢預以聞伏望陛下特降睿㫖申勅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毋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得以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少戢焉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屯田員外郎林栗言人主滋權大臣畜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

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雞為鸞之語方奏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

栗直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輙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輙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

者在外虛者在内眞氣内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茍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

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

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余嘉韻

歴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孝宗時樞密院檢詳文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國家天下大事有二餘皆細務也何謂大事國之本與國之勢而已耳何謂國之本民是也何謂國之勢兵是也民貴乎富庶兵貴乎精彊民富兵彊則本立勢張

國家寧矣今也未然州縣之間多方擾民而致貧困流為盜賊所在之獄充滿盜賊之發也十不獲一今以已獲之盜計之不知未獲之盜幾何人也江東西湖南北二廣京西兩淮州縣獄罕有無盜者州縣以為常事朝廷之上無由悉知故亦未以為憂臣實憂之仰惟陛下愛民如赤子詔令數下未嘗不以民為意也而民困如此未聞有實惠及民者况陛下聽言不倦豈遠近之臣未有以民困盜多為陛下言者耶惟復有司以事不切

已姑且任之耶臣又甚憂之江上諸軍素稱精勇百戰之士老且去矣新募之軍未諳大敵唯軍中子弟熟見父兄軍律最宜收刺而以揀汰老疾盡隨父兄離軍又亦未免失所重以數易大將號令不一軍士多貧有饑寒之患新人無藉罕有自固之心主將既不為久計軍情觀望何以歸服上下既皆苟且緩急何所倚仗此國家大計臣又實憂之臣願陛下委宰執大臣講論富民彊兵之要遴選監司守臣省其科率寛其傜役凡所以

有擾于民無益於國者悉蠲除之仍下諸路監司守臣令各條具本路本州可以減省官吏及可寬民力事件會計一路一州所省減財穀數將下户和預買及折科加耗之類指數裁減將減汰不釐務官計其一任所請願給官田者準給之以寬州縣之力令後應減汰人吏不離軍庶幾州縣之間可以支吾不致横斂使民漸有富庶之期而免困窮之患自不為盜而國本立矣至于選擇大將想皆陛下親擢臣願陛下既知其可任則久

任之既知其可委則專委之委之既專則不致懐疑而不盡心任之既久則不為苟且而士卒馴服如此則得心腹之將任陛下之事其軍中應揀汰之人有子弟家累者雖應揀汰減半請受更不離軍收其子弟充軍不須拘以等仗唯取事藝精彊俾子父相親得其死力以備緩急之用則兵彊可必而國勢張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二者惟陛下留意焉

椿為吏部侍郎又奏曰臣嘗謂易之為書言君臣之義

深切著明者也剛健者君之德柔順者臣之道剛柔隂陽又以别君子小人之分也凡九居五六居二謂之當位剛柔之正也而六十四卦九居五六居二者十六六居五九居二者十六考其辭則九居五六居二者少利六居五九居二者多吉何哉蓋聖人之戒也君德剛健其用貴乎柔中臣道柔順其用貴乎剛中也臣謹以臨遯二卦明之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先儒以謂臨民之義上臨下也九二之辭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未順

命也順上之命臣之義也而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姑未耳未者有所待也臨者二陽之卦咸者三陽之卦得三陽下交君子道長則初應四二應五則咸咸矣苟不知此而及民失臨之義失泰之時尚何吉无不利哉唯六五柔中不居其知而能用二之剛中而任之不責其遽以順命故曰知臨大君之宜言行中之謂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此五能任二不責其應二能任責不遽應五志在咸感唯保其民所以兼美

之也其或剥民以奉上也為辭而圖進用者乃變屯者也豈識咸臨之義哉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彖曰小利貞浸而長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六二之辭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固志也蓋六二當位得君志於固位者也執如牛革牢不可破伏氿在下言莫能盡故居中而不言中居正而不言正不言利吉无咎唯此一爻獨不言遯聖人之意可見矣九五當位所頼三剛為助二陰尚微正其志而不與其進故曰嘉遯正吉

以正志也然則不免乎遯者遇時者也君子小人之分可不察哉柔中剛中之戒豈不切哉仰惟陛下剛健中正聰明神武不居其知虚已受人深得知臨咸感之義適當剛長將泰之運臣愚慮内外之臣或有志在咸臨而未即順命者或有志在固位而莫之勝説者臣願陛下悉以易察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將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椿又奏曰臣竊嘗謂國家天下譬之一身君爲元首在

上臣爲腹體在下故有爲腹心之臣有股肱之臣有爲手足爪牙之臣有耳目口舌之臣如人之身腹心思慮股肱運動手足舉行爪牙爬𠼗口舌吐吞耳目觀聽共扶元首一身康强無適不可茍或妄視聽於手足責舉行於口舌用吞吐於耳目運思慮於股肱其可乎故聖人之易經推八卦之象則曰乾爲君爲首坤爲臣爲腹六子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兊爲口故曰近取諸身也體乾之君任用臣子各有攸當如保一

身則盡善矣自古人君興致太平莫不用此道也仰惟
陛下聖學高明洞照萬方乾剛獨斷躬攬百爲閲武修
文孜孜不倦欽恤庶獄愛養斯民搜求實才深厭虛文
恭儉勤誠高出千古宜乎國富兵彊賢能在職所謀皆
遂而每聞陛下有乏才之歎治道未進恢圖之志未遂
何哉蓋出令未詳故數改易用人輕易故罕始終命令
數改則人不信令人無始終則舉無成事陛下深居九
重盡攬天下之務百僚逸豫仰成聖躬焦勞於上百臣

觀望於下號令一出或未允衆議則曰出于上意差除命下或未厭輿情則曰命由中出大臣不敢執後省不敢繳臺諫不敢言上下相徇高爵厚禄固位冒寵俯爲身謀則得計矣於國家安危之計其誰念之可謂上下俱失治道不進職此之由也臣愚願陛下觀易經之旨察取身之喻使腹心股肱手足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道守其職陛下體乾之剛健委任臣子責以成功進忠良之士斥諛佞之人有功者賞有罪者罰持一定之論

為久長之計如是而治道不進績用弗成臣不信也小臣狂瞽之言惟陛下裁擇

椿除太平州陛辭又奏曰臣日者入對便殿獲覲清光伏蒙聖慈以臣樸直難得特賜玉音獎諭臣無任感恩戴德榮幸激切之至臣誤荷異知如此糜捐不足以圖報萬分今當遠去闕廷不復再瞻天日之表豈敢忘憂國之心苟有所見不以告君父而含恨入地是臣負陛下特達之知不忠之甚矣臣有管見別具劄子奏陳伏

望聖慈特賜采覽

一振紀綱　臣嘗聞元魏之時張彝之子仲瑀上書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羽林虎賁相率直造張彝之第曳彝堂下極意捶辱投之火中再宿而死時收兇强者八人斬之大赦以安之仍令武官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因此傾家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曰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竊見近有揀充軍頭司等子羣集作閙在都城

內外公然毆打居民强取錢物街市驚惶奔走駭

亂雖送所司其統轄之司不聞行遣又聞先是有

軍人因與寺僧爭小兒遂羣往毆擊破壞其寺亦

不聞盡法行遣軍政如此今降人散居內外豈無

高歡之徒生不逞之心耶朝廷晏然不以為意臣

實憂之臣聞太祖皇帝以川班數百人陳訴乞援

諸班給賜太祖皇帝悉誅之豈務多殺誅其不服

之心耳葢軍法不如是不立也且揀等子其來已

久數十人身充禁衛敢肆兇悖如此方且付之刑寺以議其罪僅加移配而已人豈知畏是用姑息之政姑息奚可振紀綱耶今敵國尚彊大讎未報山陵未復盜賊未弭陛下焦勞以圖治道紀綱如是何以上副聖心臣願陛下責大臣留意于紀綱已往之事固難追改而所轄之司不應置而不問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臣願陛下以艱難圖治未

可以至治忘憂天下幸甚

二嚴階級之法　臣伏覩太祖皇帝𠜇立軍制階級之法高出前古萬世不可易者也有司遵行固亦有年矣臣竊聞近來軍中在上者務爲姑息在下者往往陵慢階級之法漸成虛文臣嘗詢訪頗得其由葢緣邏者恣横自號鋪土又曰鋪吐或受囑託或干求兵將官稍不如意則捃摘細事遞相唱說以恐動之又或不滿則撰造事端察申有司故

軍中莫不畏之以至兵將官不敢決罰軍兵大將不敢治將佐軍中不畏軍法而畏鋪吐豈立階級法之意耶臣聞古者命將則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大將能制諸軍之命故戰士畏主將而不畏强敵者有節制故也今軍政如此臣所以為國家憂之臣願陛下出自宸斷嚴階級之法戢邏者之弊使軍中紀律整肅此實國之大事望留聖慮

三臺諫風聞言事　臣竊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

葢內外官吏至衆四方萬里之事至多所以防壅
蔽也然則其言事於臺諫之官者非有所怨憎則
必兇險之徒既不敢公言之故多錄事目以納臺
諫謂之短卷其來久矣故臺諫章疏凡施行之間
則必曰臣寮上言不顯姓名者亦庶幾無所顧忌
敢盡言而不隱也然後四方之事官吏之衆悉無
壅蔽皆得上達者惟許其風聞故爾然則持短卷
而謁臺諫官者決非忠厚之士若悉斷絕則亦無

所聞矣在聽其言者審之得其實然後上章則無所失矣近聞言事官以言事去職其納短卷者罪至徒配足以革告訐之風為監司帥守者莫不稱快而服陛下聖明察見萬里之外至于形於歌頌者甚盛舉也臣愚慮四方萬里監司郡守其間有貪婪害物不卹國事得以自恣無所忌憚者不得聞於上矣有失國家置耳目官之本意臣願陛下令臺諫官今後凡受告人罪犯事目言人重罪如

未見端的且委官體究俟得其實然後奏彈如出虛妄則坐告人如是則既足以戢告訐誕妄之人亦使四方萬里官吏有所畏憚不敢恣縱如臣言可采即乞別作聖旨下有司施行

四設險　臣嘗論六合東關等處為必守之計有未盡事理須至再具奏聞六合據滁河湍流之上有瓦梁堰若衆寡不敵則塞瓦梁口真滁之間悉為水瀞雖不戰而可保事定之後水淤田疇將有倍

收之利東關去巢縣不逺臣面蒙聖諭巢縣已築城臣竊見巢縣在水之北敬亭山路至險易爲守把敵人決不敢取路若取南路平行之地則可徑至然其地偏僻非敵之所欲吴所以守東關者東關透大路不逺兩山隔水相對水北之山突兀一峯使人守之固難攻擊吴又於水北闗灣澳與河相通可以容舟中築堤岸以出兵堤岸之西又築一塢此所謂濡須者利則出戰不利則閉塢此吴

之得策也臣愚所見謂宜東關不可不措置孫吳屯兵于無為而守東關今若更增一軍在無為東以援東關北以援舒城尤為利便臣願陛下密諭郭綱選擇統制官充采石水軍就往措置不必大段彰露也

五論兩淮必守之地　臣嘗論兩淮有必可守而不可不守之地其六合東關巢湖皆臣親曾經行相視及考驗古今已然之事事理無疑臣不敢以因

求去姑為藉手冐涜聖聽况今軍籍中老舊北人無幾多是南方不經戰陣之人若使平地與敵騎相拒難取必勝萬一蹉跌則兵威頓挫矣向張俊楊存中劉錡以三大軍皆百戰之士猶不敢於盧州以北見陣各退軍至柘臯使敵人越東山口之險方與之戰敵人慮險阻在後故敗而走諸軍有追至濠梁者反為其所敗葢地勢之不同也今諸軍雖多南人未習野戰若使之在舟船之上乃其

所長以我之所長當彼之所短所謂立於不敗之地可保萬全者也臣願國家以守為先務恢復之舉須有機會圖之未晚六合高郵東關皆是以水為固又可以出保江上伏望陛下毋忽臣言特留

聖慮

六薦劉藩楊獬王藺顏敏行　臣竊見前監察御史劉藩本貫冀州事親至孝居官有稱嘗作繁難知縣不勞而治忠賢有守決不負國臣嘗入狀薦之

於侍御史宋延祖後聞延祖薦於陛下擢在憲臺未幾而以母憂去職臣諒惟陛下必知其為人矣今將服闋伏望聖慈下有司檢舉收召必能為國分憂臣竊見新知永州楊獬博學能文蚤登科第居官有守所至著稱歷繁難縣及知軍壘率皆稱治民有去思其為人明敏有斷不畏强禦永州小郡未足以展所蘊伏望陛下擢之要路必有過人之績臣竊見武學諭王藺剛方自立不隨流俗有

識有文知時知幾有憂國之誠無苟佞之態生長淮甸深識邊民之情當今有用之實材也願陛下擢之清要必有可觀臣竊見知横州顔敏行將家子也曾爲潭州攸縣廵檢捕羣寇親臨矢石以破賊帥司曾令管轄軍馬頗有統御之材頃因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爲路分兵官近因廣西諸司辟置爲郡亦有治稱人材難得令遠守瘴癘之地誠爲可惜使之統軍或爲北邊之郡乃稱其材臣伏

望陛下特賜録用必能稱職

唐仲友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所操彌約而所事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嘗質諸經訓深探治道之原本竊以為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

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建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葢私欲公議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此重則彼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出於作偏黨反側一萌於中決擇差於毫釐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衆治道亦從而竆深可畏哉臣仰惟陛下紹累聖之休緒纂太上之丕業宸心孜孜夙夜勵精以

求治功之成葢無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應以承休德然而十年于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故則搢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衆而誕謾苟且之責尚煩於司敗里閭之間利仁樂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偽之罪日干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難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美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為智有而愚亡亦非昔多而今寡豈

直道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淳漓道有興廢人君亦當求諸已而已臣觀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之賢臣所諄諄於聖君而聖君不以既知既能而滿假怠忽者也陛下勤勞萬幾清靜寡欲正心誠

意之道固所躬行剛明果斷綜覈名實舉賢放佞之道亦所洞曉然區區微臣猶欲以古人之望其君者事陛下惟聖意察臣愚忠少加淵慮防私欲如禦寇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而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獨出於左右之譽而拂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誠既著直道猶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惟陛下念之

仲友又奏曰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于兹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彊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彊彊而不治其彊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

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為陛下畧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末幾而有奉天之難

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克其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還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於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黄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

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彊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闢土地充府庫剥下附上勦民怒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為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髙明灼知此理臣言固已為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

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致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誼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彊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脩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

陛下裁赦

仲友又奏曰臣聞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聞以不用儒削未聞以用儒亂聞以不聽諫亡未聞以聽諫危葢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諫儒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强固人主之耳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扇為邪說以上惑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

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濶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壅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況迂濶矯激之說乎臣仰惟陛下降意儒術虛懐諫諍前古帝王葢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以儒雅忠讜為先然臣復至輦轂已幾二年每聆搢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為迂濶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為矯激臣始聞而駭之以為

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安知不有真儒忠諫聞此而退蔽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質之則二說決不出於陛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離校官晚蒙陛下擢寘風憲不愛軀命空臆盡言正世俗所謂迂濶矯激者也然而每一進見必蒙陛下温言俯接烏臺章奏十可其九最後論疏雖未即行不踰數月亦已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惙猶惓惓於效忠也然則今日搢紳之議其不出於陛下之聖意必矣然

而邪說已熾人心已搖非如臣輩世受國恩不能無疑
陛下欲決天下之疑使真儒忠諫不憚於進是非號令
刑罰之所能及亦修其在我而已臣愚無識竊觀比年
經筵之講讀頗稀臺諫之論列罕用妄意邪說之所自
起或由於此伏望陛下數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
而聽其言誠意既孚羣疑自判使儒者願立於朝諫者
不愛其死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豈惟微臣之幸
仲友又奏曰臣聞賢聖之言垂訓萬世遵之未有不成

違之未有不敗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荅子夏曰毋見小利則大事必成此經傳之明訓圖大業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陛下夙夜勤勞思復祖宗之洪業聖意固在於立事功也然臣觀比年建議興事之臣鮮為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為數改尚多作無益而見小利者是故發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覩一毫之利而

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鐵錢處之銅冶諸郡之甲冑版曹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數也且當聖主有為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將何以共成大功仰稱德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塗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持區區之心欲為國家興利者葢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其輕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益莫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

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彊盛窮追遠討蓋文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推亡固存單于慕義蓋昭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求益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憲生聚教訓本無竒策陛下推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為紛更日積月累為益甚大若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為不成較之輕為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惟

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為一帝舜無為而治用此道也臣切惟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朘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為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

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宮中都者遂為養賢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為文具百度為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間者雖省員闕而其官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

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為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廂軍之置即唐分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軍役兵今惟大軍可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為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衆適足以為汚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

久干闌狂歗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惟令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為大且天施地産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刓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强得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

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為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辨咈於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顧陛下處之如何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逺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虚驕蠧國人情不卹固當圖之況為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

趙汝愚論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疏曰臣仰惟陛下天縱生知聖德隆備以奉天則致敬以事親則致孝以接下則有禮以撫民則有恩雖至尊至貴而内不為聲色之奉宫館之華外不為馳騁之娱遊觀之樂以至賞諫臣以開忠讜之路戒近臣以盡獻納之規發積蔵以賑饑窮捐内帑以代租賦凡古之賢君所謂高世之行者在陛下固已兼脩而並舉安行而優踐之矣猗歟盛哉夫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譬如春種則秋穫未有

久行而不至者也然而陛下行之積二十年何乃星緯失行於上水旱洊興於下官吏媮薄民用困窮將帥非材士以愁怨忠臣志士朝夕懷憂夫豈陛下所以修諸身者為有未至耶特以所任非其人所繇非其道深負陛下有為之志此微臣孤憤所激所以不避衆怨而思得一鳴於陛下之前也臣竊惟陛下方養德潛藩之時蓋目覩秦檜專權之事陛下博通今古不無懲乂之心逮至即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收召故老布在朝廷亦惟

復古之期謂可旦暮而致卒之因循歲月弗克有成陛下又慮世有遺才陸沈未用故或取諸任子或選自武臣擺脫拘攣推誠委任然亦未聞報德秪有孤恩陛下求材之道既周而圖任之功莫遂臣伏思陛下聖心於此蓋不知其所託矣於是將以兼聽為美而或來膚受之言以分任為功而適啓多門之弊遂至左右潛窺聖意密預政機假陛下之威靈為大臣之輕重故弱者依違而聽命事有不可而莫敢與之爭黠者締合以養交

口雖不言而實行其意陛下雖能不假之權而權實歸之矣此天下之事所以流弊至此雖聖明在上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主深居九重蓋與羣下相遠雖云執權在已猶須取信於人彼信之者是為腹心聽之者便為耳目初不在乎位之高下人之能否凡聖意之所嚮皆是權之所歸彼大臣持禄養交不顧國家利害固已不容誅責若夫能使陛下之大臣甘心俯首一至于此者安得不深懲而力救之也臣愚伏願陛下上謹天戒

下順人情務解絃而更張先清源而正本庶幾真材獲用宿弊頓除感召至和導迎景貺實宗社生靈之幸

汝愚又論治效遲速疏曰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登用賢俊容受直言講求治道惟恐不及天下之人皆以為英主不世出莫不延頸企踵以望太平當是之時陛下聖謨經遠豈不謂内修政事外復境土不數年間可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蓋不待如是之久也今陛下宵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而治不加進豈天下之事終

不可爲歟將所由者未得其道歟何爲力甚勤而收功甚遠也臣愚欲望陛下萬幾餘暇吏考古先帝王所以致理之術而深求其故有不合者益解而更張之庶幾乎不遠復之義不然時難得而易失臣誠深爲明主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乞與大臣建久安之策疏曰臣一介寒遠陛下不以其愚不肖俾承乏于州縣服勤踐職首尾五年竭其駑馬之智最於民間利病耳聞目覩頗得其實輙試

陳其大要惟明主擇焉臣仰惟陛下恭儉本於天性仁
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無非以節用愛人為事是宜下
天上施家給人足仰承陛下憂勤之志而比歲州縣事
力單弱財竭於上民困於下法令廢格巧偽實繁盜賊
滋多刑辟者衆良由賦役繁重風俗苟媮官太冗而職
務不修兵雖多而法制不立士無定志民有幸心委靡
陵夷可為深慮臣謂當此之際正宜君臣同體内外一
心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智汲汲然皇皇然如救焚拯

溺猶恐不逮而上下循默處之恬然積習成風寖不自覺尚頼聖德昭格年穀屢豐屈巳和戎境外無事誠恐一旦疆埸有變不幸水旱繼興如人病羸豈任寒暑臣每觀士大夫羣居竊議孰非憂國愛君亦恐獻替之間不無蔽欺之説指陳彊富疑誤聖明誠不可不早辨也伏望陛下念祖宗剏業之艱難顧子孫持守之不易日與二三大臣思所以建久安之策成億萬年不拔之基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汝愚又論治體及蜀風俗疏曰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將的實被火人户數目及已賑濟支過錢米開具聞奏至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竊聞蜀帥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揺當以靜治好作為者可得而恃哉當以厚化也善惡太明則無所措矣奉聖旨令臣審度經久利害及具改作因依費用錢物聞奏臣已遵依聖訓逐一開具奏聞訖伏念臣資禀素輕識見尤陋既無以鎮服浮

議又無以取信士友招致物論萃於臣身臣惶懼震慴罪當萬死仰蒙陛下聖德全度未忍即賜誅責令臣供具本末臣感戴聖恩尢極兢戰臣自惟孤子一身今遯在萬里之外不知議者為誰用意安在臣豈敢復辨論曲直謹已別具劄子陳乞宫觀差遣外唯是今來臣寮所奏事理其間有實關朝廷治體者臣世蒙恩厚苟懷所見須至冒昧奏陳臣伏覩自漢以來固有以清淨簡易惇厚寛博雍容而致理者然皆在兵革初定之後葢

緣人厭久亂欲相安於無事故明君賢相亦因時而致化如漢曹參之輔惠帝本朝真宗皇帝之用王旦是也是時民俗醇厚中外泰和公卿大夫至口不言人過還淳反樸誠有邃古之風可謂盛矣然人情習於寛縱久則弛玩至寶元慶歴間夏人首亂邉人乘之相視而起朝廷一時憂懼倉猝不知所為於是簡拔忠良更張庶政開天章給筆札以訪問天下之事人主憂勤於上羣賢奔走於下經營數年卒以重幣結好二敵而後始定

乃若西晉之時王衍之徒不貴慤勤風俗相師以清談廢務則亂不旋踵矣今國家自渡江以來用吳蜀之力養兵數十萬日朘月削六十餘年如木將凋根本先病如人既老血氣已衰有志之士懷憂竊歎凡有為國家深謀遠計者咸謂為今之策要當如管仲之治齊勾踐之治吳諸葛亮之治蜀君臣合謀小大畢力選賢任能興滯補弊使兵彊國富截然成不拔之勢然後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猶不失太上中興之業也今聖主焦

勞恭儉常恐不及而士大夫風俗日益媮敝以循默為靜厚以容悅為靖共比年以來此風尤甚今論者因事而言又曰靜治曰厚化凡為此論議者亦已多矣其心蓋欲日漸月漬陰移陛下剛健有為之志而成此苟且偷安之俗是皆羣臣目前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陛下於聽言之際誠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崔寔作政論仲長統稱之以為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言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

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以令觀之
事適相類臣愚竊謂國家治道之隆替風俗之美惡所
係在此臣忝綴近臣同國休戚亦不得不因此而瀝陳
悃愊也况夫蜀之風俗皆慕文華而棄法令喜議論而
樂因循稍違其情易致讒謗自來監司帥守以去朝廷
甚遠恐有譏議不能自明往往日夕憂虞務為容忍姦
贓不敢按治法令不敢舉行然猶謗讟横生斥逐相望
臣乃不自量力輒欲奉行朝廷法令稍裁制其末流區

區之誠本無他意但欲官吏稍知奉法循理則遠民得以安業而已今臣到任一年凡所按吏不過數人而或者謂臣善惡太明則無所措此尤非臣之所喻也昔周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作册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立之風聲齊威公問野人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臣觀六經之訓諸史所載古今治亂之理莫不以賞善罰惡為先務未聞以為戒也矧朝廷歲下臧否之令付臣以

刺舉之權臣安得而不奉行哉今蜀士大夫既不便於臣而臣資稟戇直前此又數以職事得罪權要内外合勢公肆中傷微臣孤蹤未知死所夫孝莫孝於曾參知莫知於其母然未免於三至之疑況臣之愚身在絶遠而謗者不知其幾至也伏望聖慈憐臣獨立無助仇怨已多察臣自此號令難行無以安跡除臣一在外宫觀或江淮一小郡差遣使後之治蜀者不至以臣為戒則猶蜀民之幸也臣勢遠情迫不得不以情實控告於君

父之前乞免以臣此章付外實荷天地父母生全之賜臣昧死

汝愚又乞謹天戒順人情圖久安之計疏曰臣仰惟國家稽古建法比隆三代累聖相繼取於民者有制故能上下熙洽風俗歸厚不幸中更變亂有司困於調度始有一時權宜之制然亦不謂因循積習逮至于今遂與常賦無二而有司並緣苛取之數乃復加多於前日也故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至是蓋不勝其弊

矣加之近歲以來郡縣之間用度彌廣吏之取於民者益以無度遂致賦繁役重人去本業亡聊之民剽掠盈道甚者十百羣聚盜弄兵於潢池尚賴陛下威靈遠加所向綏定然臣區區之愚竊謂民力困弊至此恐未可便謂既往之事皆微孽細類為不足慮而上下恬然遂忘後日之戒也臣比復傳聞江浙數郡已有水旱去處又乾象示異未循軌轍天其或者仁愛陛下將使陛下益謹天戒俯順人情思與執政大臣深圖所以久安之

計若謂國家駐蹕東南規模畧定須俟平定之後復行寛大之澤者臣聞兵以民為本其本末先後之理固自有序若夫不量彼已之勢而務以勝人者蓋亦兵家之所甚忌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功之成與否繫乎天而不可知至於創業垂統要使百世子孫為有可繼之道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乞凡事責成於有司䟽曰臣聞天之所以為天也其勢髙髙在上不言而四時行焉無為而百物生焉

彼天者初亦何心於其間哉是故生以春夏而生者不以春夏為恩殺以秋冬而殺者不以秋冬為怨蓋其一氣之運上下充滿自然之理其順如此仰惟陛下天錫仁智慨然思欲上齊堯舜卑視百王故法天御極而不自以為高稽古立制而不自以為功猶孳孳然日與天下之士共圖治安之業建宏遠之規利無久而不興害無小而不除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然臣聞之以道御權者君之體以勞任事者臣之分故君常尊於上而臣服

勤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近者道路所聞一二有司裁節之事或言亦取決於九重惟恩有所不及則怨亦將至矣此微臣之所甚懼也臣愚伏望陛下覽荀卿好要之說鑒虞書叢脞之戒凡事之所當為者皆責成於羣有司而又備耳目之官重封駁之任俾謹修其職而告于上陛下於是公聽並觀操賞罰之大柄以臨之顧何求而不得哉然則所守甚要所濟甚博惟陛下裁擇

汝愚又乞廣聖志選羣才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

二十餘載憂勤恭儉常如一日凡天下事之利病人之情僞陛下蓋巳飽聞而熟見之矣是宜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有所不謀謀無不獲仰稱陛下規恢之意然而筭計見效邈未可期論人才則偷惰而苟安論風俗則委靡而不振論兵將則懦怯而無勇論民力則困獘而弗支臣謂及今閒暇之時君臣之間朝思夕計圖回講畫猶恐弗及而朝廷之上乃循循然務安於無事陛下視今日天下豈真無事者耶臣觀諸葛亮之治蜀也開誠

心布公道明賞罰信號令有功當錄者雖疎必用有罪宜誅者雖親必戮遂能以區區之蜀制服彊魏每一出師則中原為之震恐況我今日能兼有吳蜀之地而其勢反困弱不能奮振如臣前所云者其故何耶臣又觀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均為一體終篇所載尤諄複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以古今出治之道其原皆本諸此陛下聰明仁聖蓋所宜深留意者也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或謂陛下頗懲前日羣臣誕謾之說比年不輕於舉動

所謀既多不遂稍有怠於初志夫不輕於舉動善則善矣若稍怠於初志則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也陛下方恢復大業安可使此聲有聞於中外乎臣愚伏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太上中興之不易内則益厲聖志存卧薪嘗膽之心外則精選羣材盡委任責成之道自然不勞而功無為而治矣

太常少卿杜範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

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黄金不用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罷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名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鹽軍羣聚相剽刼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

應孟明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

好疆埸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

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

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

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恃勤勞

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

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

陳傅良對策曰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

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慊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

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寛仁神武對于三王之隆粤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脱畧邊幅嘉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臆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

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
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其間蓋有
違詔令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
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
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命司牧兆人
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
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憮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
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

然而十有一年于兹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欝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聖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將命者有譴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茍惟自喜是以為累何者有去故之喜不若有圖新之憂抑臣未知來者之獻

計果有以異此乎否也以臣參之輿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舍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鄉不立今且一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唐德寵任羣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柰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

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徼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且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

信巳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
從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見其
情而猶待遇如故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
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
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
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
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
未知猶可耳既巳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

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利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慤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隂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

而累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亦觀厥成咸有所偏未臻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

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寛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寛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廪之吏得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冡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别有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羡奬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

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遄有遷擢經賦辨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覬此二塗意將安鄉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十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慮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自竇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使之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為他謬巧以

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横斂出於朝廷則朝廷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斡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狀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

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鄉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

欲以一女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絶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扈之除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聞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尅廪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不得與可否尚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寖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

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況夫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奈何不稽于衆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强兵誠得其所長矣而擇將之理未盡臣未見其能强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内平禍亂外除夷狄安諸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者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尚而想貞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抑有四未喻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

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閤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太宗感魏徵之言使羣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太宗屈意讎臣而不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喻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喻而不試陳于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邇臣一語

不合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讓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曰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黄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下或出或罷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留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

聽省闥臺垣虛位幾月臣竊恠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
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
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
誰為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
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
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
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愧而一動

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自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乎蓋末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末混流品耳無乃闕臧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

士迹似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于己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無隱踈易而寡慮其漏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汚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為諱不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

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徵請以諫藁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譏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葢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已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茍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

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説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詔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羣臣大抵外同内異惟身是計惟家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諫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而更數手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

與俱貶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跂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户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斆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太宗能事成績畧盡君道

不越數端陛下所以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喻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貞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顧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眄周行

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茍非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始有棄文尚武親内疎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意改圖而徒犯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闕然展轉周囘莫適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名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以也竊聆近制削下拜之禮升雜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畧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閫閤賔賛之臣肺腑之戚强名曰武特服飾類焉耳彼實安能而陛下沘繹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搢紳傾言章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之時而但曰不必右

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茍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輙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旄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武而非之人躐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羣情之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好興利除害之心動

乎其中而或爲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此耳而影響氣焰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僞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

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恩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通當世之務合志度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至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嚮忽羣情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欝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申獻焉而不復他云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傳良知桂陽軍擬奏事劄子曰臣所謂養兵固難而曾莫為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非必皆羣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歟其在朝廷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案察之專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府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歴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清議行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

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平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今臺省視六曹長貳自爲清濁況他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財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在監司而守將得立功於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兵係將歸之提常平茶鹽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威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故曰有

民社者不如監臨按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人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三衙小者鎮寨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揺在位管攝之下操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無咎而坐觀成敗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綿地數百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内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皆取具位曾

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絶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邦之意推黄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捄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二